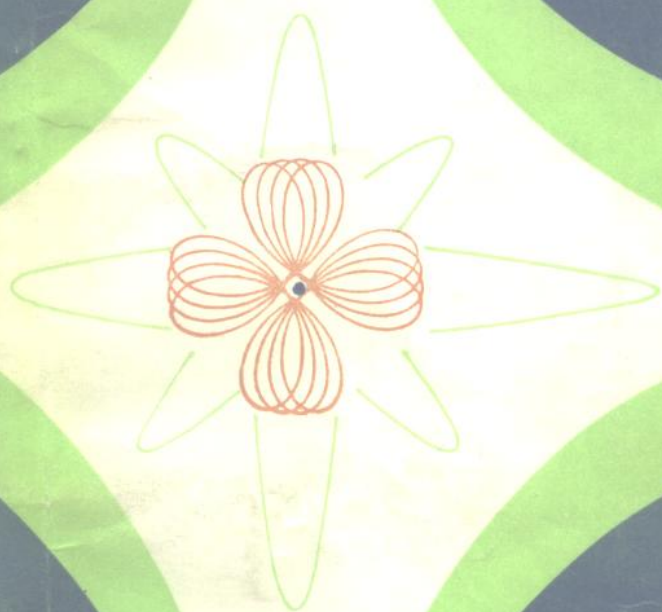


科学小品丛书



花草杂谈

1267/88

科学小品丛书

苏州杂谈

劳伯勋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2535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772535

插图：吴坤荣

科学小品丛书

花草杂谈

劳伯勋

*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韬奋印刷厂印刷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000册

书号：13196·031 定价：0.44元

序

本集所收稿件，除新作外，有不少篇曾以笔名尹剑华等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等报刊，这次辑集时作了一些增补。

值今付梓之际，引起笔者对灌溉过这些“花木”的园丁周瘦鹃老先生的无限怀念。周老先生是我国知名作家和盆景大师，原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三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当时，他给《新民晚报》写过许多花木小品，他那清新隽永的文笔扣击着我的心扉，每每令我读得爱不释手，继而也就师法于周老先生学写起这类小品来。在我学写过程中，周老先生曾给我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鼓励，他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给我的信中，洋溢着对后学者无限关注之情。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指名攻击周老先生，致使他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含

冤去世。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九月，苏州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共苏州市委统战部联合举行追悼会，为他彻底平反昭雪。在八十年代第一春，我谨以这本小集子，作为敬献给周老先生的一束小花！

劳伯勋

八十年代第一春

于杭州西湖畔

2017/11

— 目 录 —

序

映山红——杜鹃·····	1
柳丝青青·····	6
春绿江南好植树·····	9
樱草报春·····	12
斗寒竞放的迎春花·····	14
春风吹送玉兰香·····	17
五彩缤纷的瓜叶菊·····	20
花红似火的美人蕉·····	22
扬脸欢笑的风信子·····	25
翠竹常绿·····	27
鸢尾花开如彩蝶·····	34
“灭虫圣手”除虫菊·····	36
柔中有刚的桤柳·····	40
芬芳馥郁的香雪兰·····	42

红云朵朵丽春开·····	44
护堤良材荻芦竹·····	46
月季月月红·····	49
蔷薇花开殿春风·····	56
夜来茉莉香·····	61
凤仙花儿朵朵开·····	67
栀子香处银满树·····	70
合而又放的睡莲花·····	73
芳草萋萋·····	76
花团锦簇的天竺葵·····	80
薄荷姐妹留兰香·····	83
诱人的木槿花·····	86
松叶牡丹半支莲·····	88
藤萝架上紫藤香·····	91
夹竹桃花留住春·····	93
朵儿姣姣的大丽菊·····	95
晚香玉开夜来香·····	98
三角花九重葛·····	101
纠纠卫士仙人掌·····	103
并非“一现”的红昙花·····	108
华盖舒展棕榈碧·····	111
沧海桑田话水杉·····	113

秀篱满爬金银花·····	116
紫薇百日红·····	119
野菊生香·····	121
小卉有“知”含羞草·····	124
长缨翠羽——合欢花·····	127
花果新军——猕猴桃·····	129
芙蓉花艳更多姿·····	133
古树生辉话银杏·····	136
游藤绕篱牵牛花·····	139
秋风送爽桂子香·····	143
翠荫宜人的梧桐树·····	147
顶叶耀彩一品红·····	149
入药名卉藏红花·····	152
冰清玉洁水仙花·····	156
傲霜吐香话蜡梅·····	159
铁树舒叶展凤尾·····	162
春花二度开·····	165
插花延寿术·····	169
“花媒”·····	172
茎的乔装·····	175
植物的传种·····	176
根子种种·····	179

映山红——杜鹃

清明时节，杜鹃花抖开了斑斓的绸缎，大幅大幅地铺满郊野，红遍万山，绣满大地，把山峦、群峰装点得秀姿万千，犹如为它们剪裁出时新的丽衫和彩裙。看，多美呵！有的低首回眸；有的丹唇翠衣，睥睨顾盼。在这花海丛中，彩蝶狂舞，美色耀眼；群蜂梭巡，嗡声阵阵。激使人们将此景色争相摄入镜头，收入笔府，让祖国这一大自然的秀姿美景留下永恒的纪念。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学士，将杜鹃花作为舞文弄墨的好题材。杜鹃花盛开之季，正值杜鹃鸟啼音阵阵。因此诗人展开幻想的彩翼，将这同名的一花一鸟，吟绘于诗画之中，并谓花由鸟血所化。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杨巽斋诗云：“鲜红滴滴映霞明，尽是冤禽血染成；羁客有家归未得，对花无语两含情。”杨万里的诗是：“泣露啼红作么生？开时

偏值杜鹃声；杜鹃口血能多少，恐是征人泪染成。”诗中提到的“子规”、“冤禽”，均指杜鹃鸟。

由杜鹃鸟啼血化为灼灼耀眼的杜鹃花，从生物学角度看，实属无稽之谈。因杜鹃花的红颜，乃系其朵儿中的花青素所显现的神通，同血毫不相关。姑置红杜鹃花勿论，何况此卉尚有白、黄、紫、粉红诸色呢！其实，诗人们饱蘸浓重的笔墨，借助文学幻想的彩翼，倒是出色的巧思。事实上，诗人的此种想象，也是渊源于生活的，因为民间本来有着此类传说，而这两种同名杜鹃的一花一鸟，其开期和鸣期刚好吻合；更巧的是，杜鹃鸟嘴角有一红色斑纹，恰似啼血滴滴，因而难怪古人要说：“杜鹃苦啼，啼血不止”的了。

俗唤映山红的杜鹃花，在江浙一带颇为常见。花开时节，群山尽染，美不胜收。笔者少时，不仅采归插于瓶中，供之案几；还照成人的说法，将花瓣在手中揉之成团，送入口中嚼食，酸津津，倒也别具风味。

考查杜鹃花的祖籍，乃系源自我国。它和报春花、龙胆花合称“中国三大名花”，而且列居其冠。全世界杜鹃花有八百多种，在我国占有六

百五十多种，其中云南省就产四百二十种之多。笔者去昆明时，有幸访过中国科学院云南植物研究所，其洋洋大观的实物和栩栩如生的大量彩图，显示出大自然的绚烂瑰丽，着实令人惊叹！

然而，在国外却有个标称“杜鹃花世界中心”的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园中此类花竟是该中心最受夸耀者。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本世纪初，该国曾派了一个叫傅礼士的采集家来到我国，并从我云南境内弄去引种的。其实，将该“中心”的品类和我国种类繁多的杜鹃花相比，那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

杜鹃花矮者不足一尺，高的可达丈余。花有单瓣、双瓣、复瓣之别。春天开的多为单瓣和双瓣，如山野的映山红即属之；夏天开的，大多是复瓣。

艺花者可据不同的需要，选相应的品种或登盆，或栽地。种杜鹃，掌握“移栽莫令根知”的原则，多带宿土，固然易于成活；但通常以春天开花后，在梅雨天移栽最为相宜。杜鹃花被称为“酸性土壤的指示者”，因其嗜好酸性土质。由于它性喜荫凉湿润，故宜取排水性能佳良而蓄水力强的黄色酸性山土栽之。多雨时节，盆应垫高，谨防积水。冬季如入室，盆面不宜太湿，否则易

致霉根。若天气干燥，应在茎叶上喷洒些水。施肥可于花前、花后、春梢停止生长时、秋梢长成后、花起蕾后各行一次。以蚕豆壳浸腐，取汁灌之为上；虽也有人施以常用肥料，但有时因肥浓而易枯，不易掌握。若有虫害，应及时除之。



江南山野颇有些野生的杜鹃花，掘之盆栽颇佳。然而，某些品种殊难栽活，引种时很需巧事研究一番。举生于浙江天目山海拔一千二百米的溪谷间的云锦杜鹃（即天目杜鹃）为例，它高达三、四公尺，开时枝头先端簇生八至十一朵淡红色花朵，娇丽如同云锦一般。然而移植不易成活，即使掘取幼苗栽之，未几亦多萎黄而枯。杭州植物园曾采来种子直播于盆中、地上、枯树杆上，均未成活。直到一九五六年，采用特殊新法方始成功。他们先在青砖上散布一层半厘米厚的黄色酸性山土，再覆以切碎的青苔，播上种子

后，再以薄薄的一层兰花泥盖之，将砖置于浸及砖块一半的水中。苗出后还要注意蔽荫与避忌高温。小苗需进暖房，大苗才可露天越冬。由此足见，对某些品种的驯化，可真煞费心机呵！

年及百岁而枝杆粗及人臂的老树，苍古不凡，是盆景中的佳品。栽之于古旧的大盆，衬以苔石，布以人物，更为耐人寻味。花时发蕾数百，密密层层，叠锦堆秀，非常逗人观赏。对花朵较密的品种，宜及时删去一些，以免影响枝芽的抽生。在摘花时，尽可能留存花柄，这样枝芽可全部发出。要是花柄留得短了，则碍及叶芽抽发，这点对花柄短的品种更宜注意。

用有性杂交，选用良种雄蕊上的花粉授于另一品种的雌蕊上，令其结籽，采后播种，乃是培育新种的良法。如日本所育的名种王冠、天女舞、四海波、寒牡丹、残月、晓山等，颇为艺花者所推重。这些品种就是取荷兰产的一种复瓣而边缘有状如荷叶边绉褶的名种，用此法育成的。

杜鹃花既可供观赏，有的在医学上还可派上用场。俗唤“闹羊花”、“黄杜鹃”的羊躑躅，其毒素不仅可以“闹羊”，甚至人和大动物牛吃了它也有致命危险。然而它主治风痹恶疮，有的还具有较好的镇咳化痰作用，并可制杀虫药剂。

柳 丝 青 青

在俗语“有心种花花不发”之后，紧接着有句“无心插柳柳成荫”。这话表明了：柳既是很容易扦插的树种，又是极易长大的速生树种。不过，又有另一句俗语，叫做“柳树三年不算活”。这就是说，在其树苗阶段，要注意其根部的干湿并予照料；没长大的柳，不能算是真正活定了。可见，此树虽不难栽植，但在树苗成长阶段还有必要给予适当护理。至于任意攀折柳枝，更应反对。春日，人们郊游踏青，如看见此种情况，务须劝阻。

柳为春色之征象：“因梦江南梅熟日，桃花柳絮满江城”，人们常用柳丝、柳絮和梅、桃等交织着吟诗入画。艺术大师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中，也颇为耐人寻味地有涉及柳的奇句：“粉蝶乍沾飞絮雪，燕泥已尽落花尘。系春情短柳丝长，隔花人远天涯近。”就中把“情”（感情）这个无形之物，运用诗意形象地溶入这个以柳为中心的“景”（画面）之中。此类诗句，翻查诗书，可以

见到颇多丽句妙文。

很多人往往将柳和杨混为一谈。就“血统”来说，它们确是比较相近，同属杨柳科这支大族。然而，究竟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古书上早给它们作了传神的注脚：“杨树枝硬而‘扬’起，故叫杨；柳树枝弱而垂‘流’，故称柳”。而从叶片来看，其差异也甚分明：杨叶扁圆，柳叶细长似眉。通常见到的柳，大体可分两类：枝条垂下似流苏的“垂柳”和枝条较挺的“冲天柳”。一位园艺师曾向我介绍：他亲手试过，如果把冲天柳连作三代的倒插，可把它变成垂柳模样，唤作“三倒柳”。

这儿所讲的柳，实际上仅指通常的垂柳。有颇多的人，乃将柳泛指杨柳科柳属家族的泛称。除垂柳外，还包罗了旱柳、杞柳等，均为绿化之佳树。

旱柳的脾性和垂柳有异，它的枝直展或斜上生长，耐干旱；杞柳则为丛生灌木，性如垂柳一样耐湿，且耐碱性土质。杞柳的变种龙爪柳，这种小乔木枝条如龙爪四出，扭曲向上，颇耐赏观，园林中常可见之。

上述三种柳树，均于早春未萌柳芽时即已扬花，种子上连着长毛，随风飘拂，如垂柳的柳絮，犹如鹅毛大雪于空中纷纷扬扬。其种子如果及时落于潮湿的土中，未几即可萌发；但是，假

若干燥环境中留之略久，乃告夭折，因为它的种子不能耐干。

它们均属速生树种，除杞柳的枝杆不易长粗外，垂柳、旱柳均易成材。然而，因为它们的木质较脆，因而被人贬之为“中看不中用”的树种。固然，和樟木之类可制高级家具的木质相比，虽属逊色，可是只要因材施用，也颇可取。



如垂柳、旱柳的木材，只要干透了的，同样可作家具、建筑用材，或作造纸原料、火柴梗、铅笔杆、烧制医药上用的活性炭等。柳枝烧制的炭精，还是画家用的好材料。这三种柳的枝条均柔韧，故可编织筐、篮、鱼笼、畚箕和木箱外套等，其中尤以杞柳作为编织之用，最为适宜。

春绿江南好植树

“春风又绿江南岸”，正是植树好当口。

人们栽树，多在树木刚“苏醒”时移栽。这时的树木，芽苞鼓绽，枝叶待吐。在一般情况下，绝少在花放叶发时栽种。否则，总是事倍功半，除连上大量“娘土”者外，不是难以成活，就是元气大伤的了。

那么，其原因何在呢？老农有这样一句俗语，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栽树无时，莫令树知”。抓紧在冬春季节植树，道理也即在此。

原来，树木“冬睡春醒”的“作息制度”，乃是其历史的传统。每届寒秋，树木大多均已落叶；常绿树虽属例外，可它们实际上是貌似醒而实已“睡”，生命活动也降至最低水平的了。植物入冬之前，早经一番张罗而储备了充足的“粮食”：如糖啦，淀粉啦，等等。这些东西，在维持寒冬时最低限度的“开销”固要耗用一点，但主要是为了来春“重整旗鼓新开张”时大派用场。